

编者按>>>
蒋道银老师修复过上千件文物，被称为“中国古陶瓷修复第一人”。他是国家级古陶瓷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，也是上海博物馆古瓷修复高级工艺师，张亚旭是他的助教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的老师，她爱上修复古陶瓷的过程及人生选择，是90后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写照。“传承”是热爱使然，也是责任有加。

听说我是做古陶瓷修复的，人家眼睛都瞪大了：你年纪轻轻，还会这个？
其实说来都因有缘。
拜师学艺

我的本科，在中国美院学的艺术策划。毕业后想要读研，不巧我们那个专业要隔年招一回，轮到我这一年没招，只能换专业。我就看到艺术品鉴赏与修复，感觉相近，就去报考了。当时还不太了解这一行到底做什么，后来才深入了解，慢慢明白过来。

其实文物修复太有意思了，现在古玩市场里，赝品占多数。运气好，能碰上喜欢的价格又合适的东西。这就对你的眼光有非常高的要求了。我以前当然也买到不对的东西，开始看着很好，越看越喜欢，后来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，找到了毛病，就一眼能识破了。我现在家里喂狗的那个碗，就是当初打眼买的不到代的龙泉窑碗。留着它，也是给自己提个醒。

对旧器物的兴趣，主要源于它的历史。中国的古陶瓷太美了，沉静，秀雅，经过时间的磨洗更显出内敛的美感。不过在漫长的时间里，很多古陶瓷在出土或流传之后，由于年代久远，或是种种原因，造成破损、毁坏。怎么把这种破损的器物修复起来，恢复它的完美状态，让大家可以欣赏它的美，就很重要。我们做的瓷器修复工作，意义就在这里。

修复古陶瓷，老师经常会说，要多看，多摸，多实践。看多了，摸多了，试多了，经验就出来了。

我师从于蒋道银老师，学习古陶瓷的修复。之前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我认识了蒋道银老师的女儿蒋蔚，她从小就向父亲学习修复手艺，自己也成了一名文物修复师。父女俩致力于古陶瓷文物修复，推广古陶瓷文化。蒋蔚老师带我拜访了蒋道银老师。由于我的研究生专业刚好对口，蒋道银老师又看我对修复非常热爱，便决定收我为徒，将自己文物修复经验一点点传授于我。蒋道银老师修复过上千件文物，被称为“中国古陶瓷修复第一人”。首都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——元青花凤首扁壶，就是经蒋道银老师之手修复的。蒋老师今年已经74岁了。我从研二时拜蒋老师为师，至今已经五年了。他现在依然意气风发，谈吐中气十足。

以前我去逛古玩市场，发现有的古玩贩子会把高仿品砸碎，再把瓷片拿来卖。没经验的入往往掉以轻心，把这种瓷片当作老东西买回去了。

其实那些东西，如果有经验了，能看出来。比如说，看釉水，看土沁，看修足、口沿，等等。现在很多年轻人，眼光也好，格局也大。上次，我在杭州的吴山广场那边古玩市场，接触到一个95后，古玩店开了很多年。他说，从十二三岁就开始玩这些东西了。

修旧如旧

这些年泡古玩市场，完整瓷器的价格较贵，所以我收得更多的是残器或瓷片，自己正好拿来修复。瓷片起码有五六百片。东西多了，都没地方堆。书桌上，架子上，床边上，到处都是。搬家也特别麻烦，生怕弄丢了弄坏了。

你问我修复瓷器，跟练眼力有什么关系——太有关系了！一是有了这样的眼力，才能修得完美一些。二是如果看到正在修的东西不对，顿时就不想修了。文物修复，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拆卸、清洗、补缺、打磨、打底、做色、上光、做旧……每一个步骤，都要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对付。修一件东西，时间短的几周，时间长的，得一年两年。

一件老的东西，修好的地方必须和它原来的地方一样老旧才行。比如有的薄厚不一的釉水呀，铁锈斑呀，或者划痕呀——都要重现出来，要看不出任何人为加工的痕迹。

可以说，要穷尽一切方法、手段，去达到想要的效果。比如说，我走在路上，低头走路时，突然看到地板砖上面的划痕挺自然的。你就想，人踩来踩去怎么弄出来的。一定是鞋底里有沙子。那就从旁边抓一把沙，去打磨一下器物，看看能不能出来那个效果。

我们的修复方法，是“冷修复”。这是与进炉子烧的“热修复”相对应。“热修复”会对风险难以把控，古陶器经不起这种摧残。“冷修复”，用的都是化学材料。这些年，修复的化学材料一直更新，有国产的，有进口的，各个牌子都有，各种性能也不一样。

然后就是反复做实验，什么样的破损，什么样的质地，用什么样的材料去修。如果是质地很松软的陶器，就不能用渗透性很强的粘合剂，否则不仅不牢固，粘合剂还会渗入胎体，对原件产生污染、破坏。

只有反复做实验，不行就推倒重来，要有巨大的耐心，才能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方法进行修复。

另外，有些瓷器上面的彩绘和花纹，得用矿物质颜料去调出来。这时候，我们所处环境的色温、光线，都会影响所调的颜色的准确度。有时候，调来调去，一个月都调不好，颜色就是不对，简直要让人抓狂。

有的时候，顺手一调，哎，颜色就对了。所以这事儿也需要一点运气，或者说灵感。碰到这样的時候，你就不能停下来了。就像医生做手术一样，一上手术台，就是七八个小时，十几个小时，真不能停下来。你得一口气把这个步骤做完。

所以瓷器修复，需要多学科知识的支撑，比如历史、美术、化学、物理、生物学等等，都会在修复中用到。

当一件损坏的器物终于呈现在眼前，完美如初时，那种喜悦感和成就感，没有什么可以代替。



张亚旭在工作中

修复古瓷 静美一生

口述：张亚旭
采访：周华诚



将心注入

我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当老师已经一年多了。我们也经常接到一些客户的修复需求，他们拿着器物来修复，并且要求我们保密，不希望自己的收藏品，被别人知道修复过。对此我们也必须严守规则。

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，未来会出现一个新的职业，“修复鉴定师”。一件东西，有没有修复过，一般的人看不出来，只有行内人才能看明白。如果我没有学过修复，就不会知道有这么多的技术与手法。

学生们经常一起商讨修复的技术，如果修不到位，就多加练习。此外我们也会跟踪国外的修复手法，看看他们的材料发展到什么地步，有没有新的手法出现。

当然，从事这一行，终究还是有无穷的乐趣，才让我热爱它。有一次，我很幸运地，从市场上收到一片元末明初的青白釉贴塑梅花大罐的一件瓷片。那件瓷片太美了，我爱不释手，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拿在手上摸来摸去、左看右看。心里想着，要是有一天能收到一件完整器物该多好，收不到哪怕是上上手，也是一件乐事。

不出几天，好像老天得知了我的心愿，我们学院接到了太仓市博物馆的委托，修复一件口沿略残的东西，正是元末明初的青白釉贴塑梅花大罐！器物送来的时候，我激动极了，跟博物馆老师说：“我自己有一件残片，这次多亏你们，我才有机会与完整器物朝夕相处，非常感谢！”

这种巧合，真是奇妙的缘分。修复工作由我辅助蒋老师来完成。那段时间，我们利用上课之余的时间，来开展修复工作。一个月后修复完成，博物馆的老师来将器物接走，我心里依依不舍。作为文物修复师，我们经手修复的每一件器物，都已跟它有了情感的交流，这种情感，穿越几百年的时光，慢慢抚平岁月在器物身上留下的创伤，而器物，也在一点一点治愈我们的内心。

（本版图片中的古瓷器，都由蒋道银先生修复）

采访手记>>>

现在热爱古陶瓷和修复的大学生越来越多，网络信息比较发达，大家接触到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会更加方便，年轻人展现出了更多的热情。也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关于文物的综艺节目以及纪录片都很不错，对修复这个专业起到很好的宣传，让更多的人得知并感兴趣。

修复专业的课程是比较全面的，是由文史、艺术、修复技艺、现代科学四大知识体系构成的知识结构完整的专业课程体系，现今文博行业急需既有扎实文史艺术素养、又懂材料科学技术，同时掌握修复操作技能的复合型人才。具体的课程有：保护与修复基础、职业健康与安全、陶瓷材料的历史与技术、修复材料学基础、美术考古学、色彩表现基础、文化遗产概论、应用化学、仪器分析入门、古汉语、档案摄影、生物学与文物保护、自然科学在遗产保护中的应用、外文文献导读等等。

我国待保护与修复的可移动文物数量庞大，但是全国保护与修复人才总量不足2000人，无法完成保护与修复任务，人才缺口将长期存在；传统的“师承制”培养的修复师数量有限并且不能很好地满足行业的迫切需求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蒋道银教授从行业走入高校，组建教学团队，深化教学改革，改进培养方法，完善课程体系，加强教学时间平台建设，建立校馆合作渠道，探索人才培养与非遗传承的良性模式。每年培养的学生就业去向有：博物馆、拍卖行、美术馆、以及各大古玩交易平台等。

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符合文博行业要求的修复师大概要4-10年，根据个人学习情况而定。张亚旭认为悟性与投入、理论与实践双双结合最重要。

